

黑龙江苏完瓜尔佳哈拉满文谱书初探

张杰 李秀莲

[摘要] 《苏完瓜尔佳哈拉满文谱书》成书于康熙四十八年，属满洲中较早的家族人口档案，满洲入关前之历史信息隐藏于家谱字里行间，内容较为丰富。谱书记录了苏完瓜尔佳及富察两哈拉、三个家族之世系繁衍、合族原因及家族迁徙历史。两哈拉家谱合二为一在满洲族谱中颇为少见，其合族迁徙历史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后金建立前后东北地区女真海西、建州、东海三部之间关系以及满洲族形成的历史进程；两家族之间的姻亲关系及家庭生活亦从一侧面反映了清入关前的社会制度史。

[关键词] 家谱 满文 瓜尔佳 富察哈拉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13)-03-0119-07

一、《苏完瓜尔佳哈拉满文谱书》简介

黑龙江苏完瓜尔佳哈拉满文谱书系笔者得到的照片影印本。谱书原件原藏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阿什河街东环村村民关玉文处，此人已于7年前病故。据其弟关玉财讲述，该谱书被关玉文于1998年出售给阿城区白城村四组村民李国志，此人绰号“秀才”。笔者得到的谱书仅为其家谱中一部分，除此谱书之外，完整的关氏家谱还包括谱单及家族萨满祭祀神本。谱单系满汉文对照书写，谱单中最近一代续至其父辈。另据“秀才”讲述，关玉财的父亲系乾隆年间从北京宛平县草帽胡同迁来之旗人，当年因关氏家族家境殷实富足，人称“关半城”。从照片看，该谱书原件为纸质、线装本，现被北京市某文物爱好者（姓名不详）购得并收藏。

《苏完瓜尔佳哈拉满文谱书》全部用满文书写，共计54页（27篇）。包括五部分内容，依次为：《苏完瓜尔佳哈拉家族人口档案》、《合族守孝富察哈拉总谱》、《附属祖父总谱》、《后序》以及落款。

谱书前三部分记录了苏完瓜尔佳以及富察两哈拉、三个家族世系，共计304个男性人名。其中，每个家族家谱包括“总谱”及“分谱”两个部分。每页世系人名皆按照满文书写习惯，从上至下、从左向右书写；人名按辈份高低，依次呈阶梯状排列。第一部分《苏完瓜尔佳哈拉家族人口档案》所记人数最多，记录了“蒙古”家族自始祖至第十代，两支系，共计226人；第

[收稿日期] 2012-10-08

[作者简介] 张杰（1976—），女，黑龙江省金上京历史博物馆馆员；哈尔滨 150300；haha0451@sina.com。李秀莲（1964—），女，哈尔滨师范大学金源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哈尔滨 150025；xiulianli2003@163.com。

[基金项目] 2010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委托项目（批准号：10F002）；2011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批准号：11D064）。

二部分记录了与其合族守孝之富察家族自始祖至第六代，两支系，共计 61 人；第三部分记录了苏完瓜尔佳哈拉“温察”家族自始祖至第五代，两支系，共 17 人。同时，在世系每位男性人名下方均保留有空白处，用以填写其妻所属哈拉（姓氏）。但是仅有 49 位被填写入谱，绝大多数均未填写。其中，能够辨认清楚的姓氏有：马佳、乌扎拉、巴里、伊尔根觉罗、瓜尔佳、富察、尼玛察、萨克达、那拉、纳木都里、钮祜里、佟佳、吕佳、舒穆鲁、崔佳、王佳、李佳、扎库塔、颜盏等 19 个哈拉，模糊不清的约计 24 个，还有 ongota、jakturu、cibturi、borhotu、fangia、sionhuri 等 6 个哈拉在现有满洲姓氏中找不到，因而还无法对译成汉文。

《后序》系富察哈拉族人所写，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统一东北海西、东海及黑龙江女真各部、后金入关前历史为背景，主要记述了作者的曾祖母、亲祖母与第二任丈夫温察祖父及其子侄三代人，自 16 世纪后期至 17 世纪中叶，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宁古塔等地辗转迁移的历史。文中凡涉及到“曾祖母”、“祖母”、“太祖”、“圣旨”等满文字词，皆另起一列，拾格书写。

《后序》开篇即阐明作序的缘由：查明合族守孝的祖父们的名字以及合族的原因，接下来便围绕此主线以及富察哈拉家族的两位关键人物，且皆为女性，展开叙述。首先是曾祖母。在叶赫与辉发部的征战后，曾祖母成了寡妇，与家族祖父们避开叶赫城，投奔了太祖；后被安置去了黑龙江的拉哈地方。在努尔哈赤攻下辽东后，又被迁居至盛京、拉法渡口等地。其次是祖母。在这部分，作者交待了富察哈拉与苏完瓜尔佳哈拉合族守孝的原因：祖父 25 岁时过世后，祖母按当时“政策”规定，嫁给了苏完瓜尔佳哈拉的温察祖父，并与其生养了两个儿子，自此富察与苏完瓜尔佳哈拉两家族便合族守孝。大致在 17 世纪中叶，祖母和温察祖父迁居宁古塔海兰，祖母在那里过世。在这部分，作者又特别提及与之一同迁往宁古塔的温察祖父族系的两侄儿，因其由宁古塔再迁虎尔哈居住后，仍照旧与富察家族合族守孝，因而追溯其父蒙古的身世一并列入谱书。故此，谱序最后部分又以简短文字追溯了苏完瓜尔佳蒙古祖父之身世：蒙古为辉发部人，外出打猎时被叶赫兵抓获。至此，前后呼应，瓜尔佳哈拉的祖父们与曾祖母家族曾祖父们一同从叶赫城中躲避出来，去投奔了太祖。

落款则记录了修谱及续谱的时间：康熙四十八年正月吉日谨书，续道光二十八年吉日谨书。两次修谱时间相距 140 年。两次修谱时间相差悬殊，且三个家族世系亦相差较远：苏完瓜尔佳蒙古一系有十代世系；富察及温察两家族接近，仅有五或六代世系。再结合两次修谱时间，修谱及续谱时间的分配就已然明了了：康熙四十八年（1709）是后序中作者第一次写谱时间，而道光二十八年（1848）则为苏完瓜尔佳（亦或富察）第十代成员再次续谱的时间。

二、《苏完瓜尔佳哈拉满文谱书》内容研究

（一）《苏完瓜尔佳哈拉满文谱书》作者之身份确定

《苏完瓜尔佳哈拉满文谱书》之《后序》及正文世系皆以“我”的语气记述，但两者并非同一人。经研究，两者皆为富察族人，但前者与后者相差一辈，《后序》中我的“亲祖母”（banin mama）是正文中我的“曾祖母”（unggu mama），故此《后序》作者长正文作者一辈。

1. 正文作者身份

该谱书第一部分即为《苏完瓜尔佳哈拉家族人口档案》，第二部分为《合族守孝富察哈拉总谱》，可见，作者称“富察”哈拉为“苏完瓜尔佳”哈拉之“合族守孝”的穆昆。如此看来，正文作者应系苏完瓜尔佳家族成员；但是在《苏完瓜尔佳哈拉家族人口档案》中，曾祖父“蒙古”的两个儿子 sundari 及 indari 名下却标注着“amji mafa”（伯祖父）和“eshen mafa”（叔祖父）；同样地，在《附属祖父总谱》中曾祖父“温察”的两个儿子 wata 和 waka 名下亦分别标注着“amji mafa”（伯祖父）和“eshen mafa”（叔祖父），除此二人之外再无其他子嗣。而且，在

谱书第二部分《合族守孝富察哈拉总谱》中，次支 samhatu 名下却赫然标注着“banin mama”（亲祖父），由此可见，他的真实身份是富察族人，且系富察哈拉次支之嫡孙。也就是说，作者非苏完瓜尔佳哈拉之血亲，或许可以这样推测：他被过继给了苏完瓜尔佳家族。

苏完瓜尔佳家谱却由富察族人代写，这在满洲家谱中是一特别的现象。亦可见富察族人在这两家族中的地位，或许是由于两家族的姻亲关系等原因使其融为一个和睦的大家族。

2. 《后序》作者身份

在谱书《后序》中写道，亲祖父养育了两个儿子 sahalayan 与 samhatu 以及两个女儿，并在这句话的下面用小字注释：“也就是两位伯父和两位姑姑”。依此，笔者与谱书中的各家族世系一一对照，发现 sahalayan 与 samhatu 系第二部分《合族守孝富察哈拉宗谱》三世成员。在接下来的叙述中，还有关于作者身份的信息：banin mama……arga akū gūwalgiya halai unca be gaiha……mama be gaihi banjiha wata waka juwe ecike tereci amala unca mafa i juse omosi fuhali meni mukūn de acafi fuca halai de ohobi……（祖母不得不娶了苏完瓜尔佳哈拉的温察……（他们）生养了两个儿子，从此，温察祖父的子孙全然和我们穆昆合族……），由此，《后序》作者系富察族人确定无疑。

但是，既然亲祖父仅只养育了两个儿子，且又皆为“我”的“伯父”，那么，“我”的“父亲”又是谁呢？只能这样推测，“我”或许是由富察氏家族别支出于某种原因而过继给“亲祖父”的养子，即过继子。而谱书正文中的“我”系富察哈拉次支 samhatu 之嫡孙，他的亲祖父（banin mafa）系后序作者所述两位伯父中的二伯父；他的大姑祖母及二姑祖母（amban gu mama jacin）为后序作者的“两位姑姑（juwe gu）”。

3. “后序”还是“前言”

该《后序》开篇便申明要将合族的原因以及合族守孝祖父们的名字查明，开列在“后面”，作者又为富察族人，因此推测，这篇序原本是富察哈拉家谱的“前言”，但被苏完瓜尔佳“蒙古”一系第十代成员（亦或富察）在道光二十八年续谱时，从富察家族家谱谱序中抄录而来，附在了苏完瓜尔佳家族世系之后，而成为“后序”，且“蒙古”一系与富察家族并无姻亲关系。据谱序及正文内容，正文作者与后序作者相差一辈，如果按 25 年为一辈推算，则后序作者写谱的时间，即富察哈拉家谱序的写作时间应大致是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前后。

（二）《苏完瓜尔佳哈拉满文谱书》所反映的历史背景探究

笔者根据谱书《后序》所述，以时间为经、家族主要人物曾祖母及祖母的活动为纬，尽量复原该家族成员生活的宏观历史背景，以期捕捉到明末至清初生活在东北地区的满洲先民的影像，大致勾画出其生活轨迹。

该谱书记述的三个家族大致生活在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皇太极统一东北地区海西、东海女真各部及后金入关前的那段历史时期。彼时，东北大地烽烟四起，硝烟弥漫。为适应战争等需要，其家族被辗转迁移，从事渔猎、打牲等经济活动，且在每处居住的时间皆不长，反映出东北地区女真普通阶层颠沛流离的生活状况。战争频仍，男丁战死前线，孀妇再嫁，其家族是 16 世纪后期至 17 世纪中叶，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女真普通民众的缩影。

1. 曾祖母生活的历史背景：努尔哈赤统一海西及东海女真各部—后金建立—努尔哈赤去世

据《后序》记述，曾祖母在叶赫部攻下辉发城后成了寡妇，经过与家族祖父们商议后，继而去佛阿拉城，投奔了太祖，之后富察一家“被”安置（tebuhe）去了拉哈^①。佛阿拉为努尔哈赤早期都城，时间为明万历十五年至三十一年（1587—1603），此时间段应为曾祖母一家投奔太祖的时间范围。而何时被迁至拉哈，以及迁居拉哈的原因后序未载。

海西女真中，最先被攻灭的是哈达部（万历二十七年，1599）。在与海西四部长达二十多年

^① 拉哈：地名，系满语“淮鱼头”之意。今黑龙江省讷河市拉哈镇，位于嫩江东岸。其地产鱼，物产丰饶。

的斗争中，对东海女真的争夺是个焦点。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乌碯岩之战，使努尔哈赤打开了通往东海诸部的大门。四十一年，努尔哈赤攻灭乌拉，从而拔掉了通往东海和黑龙江流域的钉子。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首次派兵进入黑龙江、精奇里江一带的萨哈连地区，招服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以东的使犬部。第二年，再次派兵继续收服东海散居各部。天命四年（1619）攻灭叶赫，统一海西四部。这一时期，努尔哈赤基本上统一了黑龙江的下游。将这段历史与拉哈的地理位置相结合，拉哈位于嫩江东岸，是统御黑龙江上游女真各部的前哨，这应该是曾祖母一家“被”迁居拉哈，进行渔猎等经济活动的原因之一。在此地曾祖母生活至努尔哈赤攻下辽东，“被”迁居盛京。

努尔哈赤攻下辽阳的时间为天命六年（1621），十年后攻占沈阳。曾祖母迁居沈阳（盛京）自然当在此后。祖父母应与曾祖母生活的时期稍有重叠，故此，这是曾祖母，亦或祖父、祖母生活的历史背景。可见，曾祖母、祖父及亲祖母应与努尔哈赤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其家族成员在此期间被拣选为渔猎能手，在那里从事渔猎、打牲等经济活动，之后又“被”迁移至拉法渡口^①。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病逝，其子皇太极很重视对黑龙江流域的经营，于崇德四年（1641）统一黑龙江中下游。曾祖母一家“被”移居拉法渡口是迁居盛京以后的事情，时间也当在天命十年（1625）之后，应该就发生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在此期间被迁至拉法渡口，究其原因，大概可以从清初的一段资料中得到启示。

顺治十四年（1655）初，沙尔虎达呈请出兵征剿“罗刹”，他阐述自己的观点说：“今年于盛京以东拉法渡口，建造战船二十只。宁古塔现有兵丁四百四十名，将军炮二十门，朝鲜鸟枪兵三百名，由职等臣率兵出征，与来年沿松花江而下，寻觅罗刹，遇则招抚之，若不能招抚，则可战之。倘若罗刹退入东海，不复出来，则可趁便招抚尚未归顺我朝之赫哲、费雅喀等部落。”^②这一意见很快得到顺治帝的允准，在拉法渡口抓紧建造所需战船。

可见，当时清政府在拉法修建船厂，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抵御罗刹对松花江流域的侵扰，其二，招抚尚未归顺的赫哲、费雅喀等部落。结合曾祖母生活的历史时期，她大致与努尔哈赤同一时代，沙俄侵入黑龙江最早也是皇太极时期的事，因此其迁居拉法的原因，排除了第一种可能。祖母全家被迁至拉法，主要是第二个原因，即基于拉法渡口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皇太极为统一黑龙江流域而作战略部署，移民营建之，当时的女真民众应不在少数。

综上所述，曾祖母的历史时期大致在 1583 年至 1626 年前后。

2. 祖母生活的历史背景：八分主时代—清朝建立，沙俄入侵黑龙江前夕

祖父 25 岁在家中过世，祖母改嫁苏完瓜尔佳哈拉的温察。谱序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在“进入八分主”时代后，温察祖父家族的两个儿子欲前往王爷家，温察祖父携祖母及子想一同前往，而祖母却拒绝去亲王家过闲散阿哈的生活，后来举家迁居至宁古塔。需要强调的是：这次祖母一家是主动迁移，不是被动的行为。而后去 hairan barai 居住下来，祖母在这里过世，过世时间以及迁居的原因均未记载。

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病逝，皇太极即汗位。为加强巩固汗权，皇太极进行了政治制度改革，逐步收回其他三大贝勒的权力，面南独坐，遂结束了努尔哈赤时代的“八分”制度。因此家谱中的“进入八分主”应该是皇太极实施改革（1626 年）之后，最迟不超过崇德元年（1636）的事情。因为皇太极于当年改国号为清，正式称帝。此时的他集封建皇权于一身，八家共同执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因而 1636 年大致是其迁居宁古塔的时间上限。

早在努尔哈赤统一海西女真的同时，便以宁古塔为依托，从明朝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不断往宁古塔派兵。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努尔哈赤派大将额亦都统一了宁古塔诸路。额

^① 拉法渡口：清初船厂，今吉林省蛟河市境内，为清代宁古塔将军辖地，主要目的为抵御沙俄入侵。

^② 《顺治十四年吉林拉法渡口建造战船题本》，《历史档案》2000 年第 3 期。

亦都奉努尔哈赤之命，率兵驻宁古塔路（今黑龙江省海林市旧街），并以宁古塔为基地，继续征战。^①宁古塔设八旗驻防始于天命十年（1625），有430名八旗官兵。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病逝，也是在这一年，俄罗斯人首次侵入黑龙江流域，打家劫舍，无恶不作。而这个时间则应为祖母家族迁居该地区的时间下限，即在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的前夕。

这次举家迁移至宁古塔生活，与之同行的还有温察祖父家族的另一支两成员 sundari 及 indari，但此二人后来又于马年^②，由宁古塔迁往虎尔哈 baran 居住，从地域来看，虎尔哈属于东海女真居住范围。东海女真包括瓦尔喀部、虎尔哈部。另据《苏完瓜尔佳哈拉家族人口档案》谱系部分载，长支 sundari 的五世孙 jase 后迁居依兰。作者写谱时间为康熙四十八年（1709），jase 即为作者“我”之孙，祖孙相差约为50年，那么其迁居依兰大致是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时在乾隆前中期。

为抵御沙俄入侵，顺治九年（1653）清政府于此设立宁古塔昂邦章京。据后序推测，其家族应该在宁古塔 hairan 一直生活到康熙十五年（1676）。是年，宁古塔昂邦章京更名为宁古塔将军后，与八旗兵丁一同迁驻吉林乌拉。

综上所述，富察家族之曾祖母、祖母及苏完瓜尔佳温察祖父生活在努尔哈赤统一海西女真、东海虎尔哈各部及皇太极统一黑龙江流域这一历史时期，也即1583—1643年前间。《后序》隐约再现了女真建州、海西及东海三大部之间的关系，亦有女真普通百姓的经济生活的反映，还是以渔猎为主，未见农耕的记载。这是谱序中 butha（渔猎、捕兽）、budašame 及 guribufi（使迁移）等高频出现的词汇所传达出的历史信息。

（三）祖母在家族中的地位问题

整篇序言皆是以“祖母”为核心人物叙述的，且在整篇后序中，有关“亲祖母”的记述文字所占比例达二分之一强，刻画出了一位冷静果断、遇事有主见、不依附于他人、独立自主的满洲妇女形象。并从中可以看出，祖母的话语在其家族中很有分量，且具权威性；祖母在家庭事务的决策中居于主导地位。

首先，当温察祖父把亲祖母“带去”他家之时，祖母说了这样一句话，表明了她对此所持的态度：“我不能全然舍弃我的儿子而决然去你家，（只有）你来（jici）我家才（能）去营生。”而在祖母说完这番话后，温察祖父随即（uthai）就来了祖父（即祖母）的家。

其次，在进入八分主时代后，温察祖父家族中的两个儿子（温察侄子）说：王爷家养育的好，欲前往王爷家而移居打牲乌拉。此时，为了在生活上可以互相照顾，温察祖父想带着祖母及儿子们与其一同前往。但是，祖母的态度却与温察大相径庭，并且很坚决。她是这样说的：“虽然王爷家现在的生活闲散，但（我们却）成了大户人家的家奴，我不能随你们去。”亦是因为祖母的这番话，温察祖父家的这两个儿子也仅仅去了其中一支。“养育”一词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关系。他们和王爷的关系是“被养”与“养”的关系。

再次，祖母在“改嫁”后，与其前夫之富察哈拉家族不仅未脱离关系，而且还将其第二任丈夫温察之瓜尔佳哈拉氏族的子孙纳入其富察氏家族，合族守孝，瓜尔佳哈拉家族从而亦成为了富察氏家族的成员。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瓜尔佳哈拉的子孙是主动与其祖母前夫之富察氏家族合族守孝，进而融入富察氏家族的。

（四）17世纪初满洲寡妇的安置问题及婚俗

关于满洲寡妇的安置问题，在清代官方史料中并未提及。该谱书对此进行了简述，从一侧面反映出彼时女真政权与百姓的关系。

在祖父25岁过世后，依据圣旨（hesci），经查明后，寡妇一律嫁给没有妻室的男人。因而

^① 张万林、汪军：《宁古塔历史概略》，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83页。

^② 马年应为1642年。

“亲祖母”不得不“娶了”(gaiha)瓜尔佳哈拉的温察。一般情况下,应为男子“娶”妻,该句中的祖母“gaiha”(娶了)一词则反映出女性在当时满洲社会中的地位。再者,女真人在当时有夫入赘女方之家的习俗,努尔哈赤就是一例。且在丈夫过世后,满洲妇女尚没有为夫守节的观念。而且,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亦用了类似这样的词语,例如,当温察祖父把亲祖母“带去”(gamara)他家之时……,作者在此用了“gamara”(汉意“带去、领去”)一词,却没用满语中专门表示“娶”的“gaimbi”一词。温察在娶祖母之前有无妻室,谱书未载,还不得而知。

三、《苏完瓜尔佳哈拉满文谱书》的特点

(一) 两哈拉合族

满族人修谱,一族一谱。而《苏完瓜尔佳哈拉满文谱书》则记录了两个氏族的谱系。苏完瓜尔佳与富察两哈拉三宗族合族,三个家族谱系同时出现在同一本谱书中,这是《苏完瓜尔佳哈拉满文谱书》最突出、最显著的特征。

与传统的满族家谱序不同,传统谱序一般皆追溯家族源流,大多还叙述家族迁徙原由。而该家谱《后序》开篇便交待了写谱缘由:一是,查明合族守孝的祖父们的名字;二是,合族的原因。整篇《后序》也是紧紧围绕该主题书写的,似乎整篇文字都在解释该问题,这是贯穿整篇序言的主线。而且该谱序中,家族每次迁移,都没有交待其原因。根据谱序记述,合族的最重要原因是由于两家族的姻亲关系,其次是守孝;以富察家族为核心,合族守孝的有苏完瓜尔佳家族温察、蒙古两位祖父及其后人。

sundari 及 indari 的阿玛 monggo (蒙古) 原居辉发城,外出打猎时遇到叶赫兵,被捉到叶赫城,后来,monngo 等 mafari,从叶赫城一同(sasa)逃出,投奔了太祖,“…… mafa i gebu monggo. sundari indari ama inu……amala mafari yehe gurun ci jailame tucifi. musei taizu ejen be baime genere de sasa tucikebi”。 “…… musei taizu ejen be baime genere de sasa tucikebi. elhe taifin i fulgiyan muduri tofohon aniya……cooha urse be dendecefi girin ula de gurire jergi de sasa guribuhebi”。其中 mafari 为 mafa 的复数形式,关于蒙古祖父的叙述,最初是 mafa 一词,可后来便写为 mafari;而且 sasa 一词反复出现,其汉意为“一齐、一同”,据此推测,mafari 一词除了指代“蒙古”祖父外,还应当包括了富察哈拉的祖父们,两家族在努尔哈赤统一海西女真时代便相识,这或许是亲祖母嫁给其家族“温察”的主要原因。

(二) 两姓和睦

富察哈拉与瓜尔佳哈拉两家族以“祖母”这一人物为纽带,自“温察”来到祖母家起,“温察”入赘祖母家,富察哈拉与瓜尔佳哈拉两家族便合族守孝;尤其是在祖母和“温察”生下两个儿子后,瓜尔佳哈拉家族的子孙全然(fuhali)与富察哈拉家族合族,进而融入了富察氏族。祖母所出满洲哈拉,谱书并未记载。

据富察哈拉总谱载,正文作者的两位姑祖母嫁给了苏完瓜尔佳哈拉家族的同一个人,也就是“亲祖母”母女三人都嫁给了同一族的男子。按照满族修谱习俗,女性不入家谱,此两位女性的名字未入谱,但此事却被郑重地记入了总谱中。或许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姻亲关系使得两哈拉成员的关系更加紧密。

(三) 与正史相疑处

关于宁古塔昂邦章京更名为宁古塔将军的时间,官方资料记载为康熙元年,即1662年,而据该谱书后序记述则为“康熙十五年”,即为1676年。此问题值得进一步考证。

(四) “祖母”的纽带作用

在谱书中,“祖母”是两家族中一重要人物,她所系的满洲哈拉谱书中并未提及,因而她成为一个处于近乎游离状态的新个体,既非瓜尔佳哈拉氏族,亦非富察哈拉氏族,但其又将两家族

牢固地连结在一起。

附：《苏完瓜尔佳哈拉满文谱书》谱序（汉译）

将聚族守孝的家族祖父的名字、合族的原因全部查明，装订成卷本全部开列于后。

查明所出之处。那时，叶赫部人攻下辉发城后，曾祖母成了寡妇，之后曾祖母与家族祖父们共同商议，各自带着自己的妻儿从叶赫城躲避出来，去了佛阿拉，奔咱们太祖去了。后来，让居住在一个叫做拉哈的地方，接着，攻下辽东等地之后，又迁居至盛京，后来被拣选为渔猎能手等，被派遣给捕兽、打渔等（事），到拉法渡口居住。从此，正宗离散。

亲祖父（善射，是捕兽能手）25岁时在家中过世，养育了两个男孩（老大萨哈连、老二萨木哈图）和两个女儿，也即两位伯父和两位姑姑。依圣旨，察明寡妇许给无妻男子，亲祖母不得不娶（实为招赘）了瓜尔佳哈拉的温察祖父。

温察祖父把亲祖母带回他的家，亲祖母说：“我不能全然舍弃我的儿子，而决然去你的家，你来我的家才能营生。”亲祖母如此说的时候，温察祖父随即来祖父的家。由（从）此，我们富察哈拉、温察祖父瓜尔佳哈拉的祖父们开始相互守孝。（温察祖父）娶了祖母之后，生了洼塔、洼喀两位叔父，从此以后，温察祖父的子孙全然与我们的宗族合族，成为富察哈拉。

进入八分主（时期），捕兽打渔，温察祖父家族的儿子艾木布、赉得等说：“道永教王恩养的好”而自愿迁移去打牲乌拉。温察祖父带着亲祖母连同儿子，想与他们一同前往，生活上可以互相照顾。祖母说：“现今在王爷家生活虽然闲暇安定，终属于大臣的家奴，我不跟随你们去。”因此，艾木布、赉得仅仅去了一支。后来又全迁移至宁古塔海兰巴兰等地居住，亲祖母在那儿过世。这次迁移，温察祖父家族的孙达理、音达理两位叔叔也同温察祖父及祖母一同迁往宁古塔。马年，又迁移至虎尔哈巴兰居住。自从宁古塔迁出迄今，孙达理、音达理两位叔叔照例守孝。因此，查明其所出，加入家谱。

第二位合族守孝的祖父名字叫蒙古（孙达理、音达理的父亲），住在辉发。去外打猎时遇到了叶赫兵，被抓。后来，祖父从叶赫部躲避出来去了咱们太祖那。康熙十五年（丙辰年），宁古塔昂邦章京改名为将军，和兵丁一齐分迁移至吉林乌拉。

康熙四十八年正月吉日谨书

续

道光二十八年吉月谨书

Study on *The Genealogy of Suwan Guwaljiya Lineage in Manchu Language*

ZHANG Jie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Museum of Jin Dynastic History; haha0451@sina.com)

LI Xiul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of Jin Dynastic Source,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xiulianli2003@163.com)

Completed in 1709, *The Genealogy of Suwan Guwaljiya Lineage in Manchu Language* is the early demographic document of Manchu people. The document records the family trees, marriages and migrations of the two lineages, Suwan Guwaljiya and Fuca. To some extent, the migrations indic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Jurchens around the founding of Later Jin and the forming of Manchu people; the marriages display the social institutions of the Qing before 1644.